

前后汉书菁华录

一函
六册

前漢書精華錄卷四

匡衡政治得失疏

本傳。字稚圭。東海承人。好學。善說詩。時號匡鼎。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頗為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

地震之變。元帝問以政治得失。衡上書。

領移風俗之意。虛起。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

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

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

政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疏者妻妾之家內者。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錯。而

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

之植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

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

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

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

第一。段從民俗。敝壞。說入虛含。風化。自。上。之。旨。

第二段。言欲變民俗。必先禮讓。而禮讓之。本在朝廷。公卿大夫。寔指風化。自。上。之。旨。

第三段引詩證明風引化自鼓吹之旨筆意翮翮

第四段言疾師為起化之原蓋風化由上及下自貴者始亦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仍歸責自上之意

第五段從災變說入歸到主治之人結明風化自通篇歸宿

忤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詩風太叔于田之篇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臣飲酒酒醒

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之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

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晉侯好險而民畜聚唐風山有樞之詩序言刺

裳弗曳弗屨子有車馬弗馳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也審所上而已

今之偽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

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身商頌殷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俗習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

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稔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

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震陽蔽則明者掩蝕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

共供者大借吏治托主上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甘泉建章

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

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

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

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

可興也。上說其言遷為光祿大夫太子太傅

儲同人曰：吸六藝之精髓，蒼然而深，蔚蔚乎其光。

扼風化自上意，為全篇主腦。朝廷為萬民之表，京師為萬方之則，經術湛深淵雅

肅穆。西漢文前有董賈，後有匡劉，端推此種。

匡衡尊祖治性正家疏。本傳：時傳昭儀及子定陶王起勢莊重，包括通篇。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統之

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日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其養其心

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帝敬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

首段戒紛更言法祖也

中段戒優
柔言治性
也

末段別通
庶言正家
也

陟降廷止。周頌閔予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

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奸未盡者。殆論議者未至。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

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行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

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于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文。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

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

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大察。

寡聞少見者。戒于雍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大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

戒于後時。廣心好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

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

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

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家室。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祭。別

適長之位。禮之于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

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首段篤孝
思此承
其執喪至
性勉以繼
序崇化
二段正婚
姻。○沖年
嗣位擇婚
為第一威
禮其引關
雖一詩寔
寔發出著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周頌桓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卦孝宣之業。衰于元帝。此篇三條。皆切中膏肓。林希元曰。義理透澈純粹。可謂通經之儒。唐荆川曰。文甚溫雅。○遵祖則戒其務變更。治性則強其所不足。正家則防之于未然。皆不邦之論。

匡衡勸戒疏

本傳。時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此乃作一。條。勸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未明指此。後此一。較。為一。停。要。

陛下秉至孝

此。另。作。一。條。勸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未明指此。後此一。較。為一。停。要。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

竊願陛下

因。其。所。以。行。而。功。戒。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營營在疚。周頌閔予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配。匹。之。際。生。民。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配匹之際。生民。

之始。萬福之原

條。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

者民之父母

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明。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明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雖。之。詩。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君子好仇。雖之詩。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

代正家名
理尤于上
化為切朱
子解詩采
用之學者
當着眼不
可與尋常
章疏並看
三段審經
學。賈子
云少長知
好色則入
于學此節
正以帝方
讀書而告
以尊經為
主其言推
于正性與
宋儒聯合
四段謹威
儀。正位
之始初與
臣庶相見
謹身正容
又第一義
也

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

帝以來三代廢興。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

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鷩。無以輔相。善

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

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

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格。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

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禮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

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貨。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機。使羣

臣得望聖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真西山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議論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

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節節對初即位進規。最為切要。其議論稟經酌雅。義理醇正。上擬旦奭冲人之誥。下開馬鄭義疏之宗。儼乎大儒大臣所言也。惜議論有餘。而氣節不足。匡張孔馬。合傳職是故耳。其正婚姻一條。似早知有趙后事者。或成帝好色。有不免深露處。耶班叔皮稱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亦其所漸漬于正威儀之言者深與。○平頭四段。直起直收。不用聯貫。自屬創格。向以戒妃匹。勸經學標題。不如劃然分作四條為安。儲同人范浣浦浦二由皆云然。

師丹定陶共王立廟議

本傳。字仲公。琅東武人。哀帝時為大司空。封高樂侯。時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

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丹議云。共皇定陶共王康哀帝本生父。元帝庶子。成帝弟也。成帝

無嗣。以定陶王子欣立為太子。即位是為哀帝。定陶共皇太后帝本生祖母。傳太后共皇后帝本生母。丁后也。

首段從禮
制定分冒
起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倫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

次段從號
議發論

末段從立
廟發論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
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
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哀帝徵入為皇太子時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
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
復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指京師言之
去空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尋策
免

真西山曰。按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旨。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
本儀禮云。

蔡聞之曰。立廟京師尚不可。况嚴嵩主議。乃公然使肅宗奉興獻王於太廟乎。總
之古人尚樸。重名分。抑私情。故薄太后雖以祖母之勢。抑哀帝。然所稱者不過曰
帝太太后耳。光武用張純朱浮議。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
廟于春陵。致堂胡氏是之。余謂光武中興。與他帝不同。尊四親為帝。無所不可。光
武不行。非薄也。古人尚樸也。然欲祭四親於太廟。置宣武等不祀於義不可。故另

立廟宜也。至宋漢議當主溫公而絀歐陽。明大禮議當主楊氏父子而絀張桂。此定論也。

楊雄解嘲

本傳。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

雄解之。按嘲以元尚白者。謂元當黑。而尚白不成其色。所以無祿位也。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為衆人。細紀。字法與元字搭映。不生則已。則生上尊人。君下榮父母。

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轂。

此段言草元不通時用借嘲作引

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行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策。出一奇。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縱壹橫。論者莫當。顧而

作太元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

以上是嘲以下是解

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元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先解一句。句擒題。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

往者周周解結。群鹿爭逸。喻戰國離為十二合為六七。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為七。四分五剖。並

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

息。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范雎入秦。藏于橐中。魯君聞顏闔賢。欲以是故鄒。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

首段言古今不同。以士之緩急。言已合時。字意。

行以頡頏而取世資。行齊人頡頏奇怪之辭取世資言世人皆為己資孟軻雖運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

東海右渠搜。國名在大宛北界前番馬後陶塗。國名在北方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侯。敷煌玉

也纂註云一尉一侯言太平久而邊防寡也徽以糾墨製以質鈇。言有罪者則係于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鈇質徽糾墨皆絕也質鈇也鈇莖及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倚廬行服三年也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言以倚廬結其心也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縱垂

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魏東方朔虎黑云云云信覺懷惻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勃解之島乘雁四雁集不為之

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

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璽故

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

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

解縛而相仲管仲或釋褐而傳傅說或倚夷門而笑侯嬴或橫江潭而漁漁父或七十說而不遇

孔或立說間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鄒衍之燕昭王郊是以士

頗得信讀仲其舌而奮其筆室隙抵瑕而無所詘也。君臣上下有釁罅隙是以士

二段言窮達不等以士之遇合言亦含時字意

三段發明
一跌赤族
意歸到草
元繳收朝
言作一束

四段又借
嘲言生波
大暢時字
之義通篇
歸宿在此

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免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罪也是以欲

談者宛舌文選作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

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上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言抗疏有觸犯者

不任也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聽雷觀火為盈為寔天收其聲地

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寔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鬼神害盈攫拏者亡默默者存攫拏妄有搏執牽引也位極者終危自守者身全時字伏是故知元知

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後論之根勝之能今子迺以鵠鼻而笑鳳凰執螭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

元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疾甚不遭俞跗扁鵲也二入皆悲夫客曰然則摩元無所成名

乎范蔡以下何必元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

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也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當其會蔡澤山東之匹也顛顛

折額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吭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適時天下已

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

適也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起于枹枹音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

臣之儀得也

所得其甫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合其故有造蕭

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感矣有建婁敬之策于成

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碑張世許漢史史高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蕭何始作規模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使陝隴天水有大坡名曰龍隴其

曹參因而從之一篇主意雖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

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相如獻壁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榮者謂公孫

創業於金馬公孫宏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司馬長卿竊訾于卓氏東方

朔割名於細君割損也言以肉歸遺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元

孫月峰曰此彷彿客難體而文卻過之○氣蒼勁詞清腴恣態復橫溢可謂青出

於藍

何義門云詞古義深子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推遜進學鮮不能及也○本東

方之體而恢奇淵深過之

通篇以時字為主而以一跌赤族作引頭以守吾太元作歸結援古証今爽達中

饒有奇氣儲同人云曼倩談諧子雲端雅

首段虛冒
已含通篇
大旨

次段從秦
皇叙至漢
武以見服
之之難

就孝武作
束加一番

楊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匈奴傳。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雄上書諫

先○用○

起○虛○領○大○意○

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

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

幾微

難識然而大事之本不可

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次○括○時○事○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出○陳○字○立○根○

本北地

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

秦○不○能○服○

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

石言堅固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

石言堅固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于是大臣權書遺之

以權道為書

順解以答之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

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

孝文不能服

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傲於便墜

古地名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

初亦不能服

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

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前漢書卷九十四

卷九十四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提唱激揚
文勢振盪

三段遞至
孝宣以後
以見使服
而米朝之
難

以一摠束
以孝宣配
孝武成處
武功其難
唱嘆如重
文勢如鎖
關疊鎖
四段正論
時事偏不
急入本面
又借三垂

前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一

再折一說也。且夫前世宣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

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

之財填廬山匈奴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宣帝初年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

遷發五將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常羅侯惠以烏孫彌五萬騎

震其西皆至質至其境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

反尚誅兩將軍祁連將軍田廣明坐逗留虎牙將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

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宣帝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

韓邪携國歸死服之難故制之不易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顯制謂以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者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讀以惡其

強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

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烏桓

之壘探姑繒之壁籍也蕩姐之場域之上皆西艾川也朝鮮之旃在東拔兩越之旗在南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也歷二時之勞固已殫也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後無餘蓄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通甚未易

相形說下
極縱橫跌
宕之奇

於論時事
後就勢轉
合摠收全
篇章法完
密

末段言圖
功西域正
以控制北
庭以餘意
作逼緊立
論巧而顧
題別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犂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

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詞。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

來之隙。夫欸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歸怨于漢。因以

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于無形。聰者

聽於無聲。誠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

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于內。辨者鼓擊於

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地各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

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域中而冠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萌。未戰以遏邊萌之

禍。單于書而許之。書奏天子寤焉。報

儲同人曰。徵前事以明匈奴之不可使隙。文體甚直。而波瀾頓挫。氣韻舒長。當時

謂雄文似相如。不虛也。與諫獵喻巴蜀等篇。彷彿其味。皆漢文之絕盛。

先數累代臣服之難。次舉三陸奏效之易。而正諫不待煩言矣。老成遠識。文亦奇

麗。

高帝紀贊

諱邦字季起沛公降秦嬰滅楚項而有天下在位十二年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左見

傳略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豕商為韋氏

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魯文公世秦奔後歸

於晉其處者為劉氏見左傳文公十二年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伐魏劉氏隨軍

秦滅魏遷大梁秦昭王伐魏魏惠王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公

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

皇父其遷曰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官則有秦豐梁荆之巫先人所在

祠范氏世祀于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世祀天地綴之以祀

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

得天統矣

推世系則曰德祚承堯運論歷數則曰符應得天統叔皮王命論云神器有命不

可以智力求豈不信哉○帝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初定天下雖一切典章未備然

規模宏遠本紀云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